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冬十月（按是月壬子朔）癸丑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扳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来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閲習水戰　浙

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為祈

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敵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午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陜西走馬近得知陜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

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間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黄潛善曰不啻邈得彥仙書日月遠近上曰朕以其私書不欲取覽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也（熊克小歷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歷）

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按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覿奏也時夢得屢為黄潛

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歛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来上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澂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户部尚書吕頤浩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歳頟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歳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

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来經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為利不細户部尚書吕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廹民為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皆願參取行之頤浩言其法

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歛多矣量添酒錢已見今年

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熊克小歷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皆竭藏而官兵無所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錢欽宗實錄亨伯附傳亦云亨伯為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後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蓋自此始按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于陝西後乃行于東南總制之法創于紹興非翁彥國所立彥國嘗為經制使未嘗為總制使也經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

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南侵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　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没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傍徨不敢進其副俱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珏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詾詾以頓兵不動為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楝摩合兵與擴戰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按北盟會編無阮師

中
軍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吴銖孫懋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万俟褒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褒陽武人宣靖間嘗為太學録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褒家陳乞贈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逢金兵戰死未詳多昂摩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逆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衙擴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

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侵澶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攻濮州趙甡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三日逆數之當繫於此日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間故遣韓世忠張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閤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為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真州瓊

并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為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留意

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温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彦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熊克小歷畧載此事于十一月癸巳與日歷不同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黄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葉莫繳到吏部公據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祈有報無事則報

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篆音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從之是日閤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

按宋史繫甲子日

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

彦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閒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兇賊終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臯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色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塹進為賊所害賊乘勢大呼聲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

之為留守也日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吴瓌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来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

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留滯為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罷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事祖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趙甡之遺史云先是詔求奉使絕域者虛中方提舉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為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顏文為監察御史日歷不書此據臺記

江淮制置

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裒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遥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為官軍所執按宋史繫十一月朔辛巳　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彦擊丁進降之正彦初至淮西即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彦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

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踰月正彦大怒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彦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彦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圍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彦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

不絕旗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降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晏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按是月辛巳朔）癸未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千即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侍郎張浚請也　初汪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等至相州

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逕令還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熊克小歷知樞密院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嚮皆為金人掠去拘于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按宗澤未卒前有奏疏云助奸臣贖子與壻之謀則其圖歸已久非倉卒遁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歷頗詳克稱為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惇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增置

弓手實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惇麻陽人也　銀青光禄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今年十月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寃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刼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

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綱之責曰歷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繳實論修入綱為王綯所劾惟朱勝非閑居錄畧及其事未見全章綯以此月丙戌遷禮書故且先載綱謫命於未遷之前當求它書附其本日　按宋史繫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澂押伴麗使入貢日歷不書會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據朱勝非閑居錄云爾張澂押伴事按日歷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澂近押伴高麗人使與賓客言甚知體然此時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澂等奏常平法時上語未可知麗使入朝無本日澂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伴事俟考　按宋史繫辛巳朔既見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荅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綯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澂試御史中丞給事中孫覿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書舍人右司諫鄭瑴試右諫議大夫日歷于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歷併綯澂書之按日歷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澂尚帶舊銜豈非未遷時已上此奏而後乃行之耶按吏戶部題名頤浩夢得覿之除皆在十二月而澂十一月間常押伴麗使則未應已為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頤浩夢得覿之除有月而無日瑴之除有時而無月澂之除有年而無時至綯望之除又全不見按十二月五日望奏民間

習射事已繫舍人銜而澂寔代絢望寔繼澂則在十一月也今因頤浩夢得除命遂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頤浩在版曹嘗乞肇致左藏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徙

九女澗遞卒王安擅折東京留守司遞角事聞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

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慼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歷載此事于十月九日庚申蓋因汪伯彥時政記所云而不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尚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己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

攺日歷差一月熊克小歷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淒然良久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黄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兹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頷之日歷載此事于十月十一日壬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歷附此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

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今年正月金人諜知

都統制曲端與經畧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
併兵冦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
金入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丹州界
於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来路遣統制官龎世才鄭
恩當延安来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
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
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
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

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之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名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萬一若敗敵騎長驅無陜西矣端計全陜西與鄜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吴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

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帥所部力戰坐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羅索怒敲而殺之久之

詔贈彦明中大夫官一子彦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𤫊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乃以其軍付𤫊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虚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於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

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
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
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
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即軍中誅庶
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陜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
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
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
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

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𤫊不應會有告𤫊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𤫊謂中孚曰𤫊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𤫊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𤫊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　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抵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州威武軍承宣使折可求謀夾攻敵羅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

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羅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濃戰於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軍中復謀為變俊執而誅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二月庚申今從日歷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知福州吳巖夫移知南劒州此恐與十

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帥

二月丁丑所書余深留江常事相關當考

宗維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為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刼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秘閣楊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至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畧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偽

為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為軍民所踐而死城遂陷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古亦為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開德之陷史無月日趙甡之遺史附于濮州之後日歷紹興元年七月一日鄭建古妻傅氏訴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圍開本府戰守陷沒此必得其實但以不見本日故著于此龔頤正忠義録云棣巷戰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爾與甡之所記不同頤正所録又以棣為顯謨閣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遷密直其遷顯學未知在何時當考於是有言粹

中死事者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歷會要皆無之惟季陵外制集有制詞畧曰一城之人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實痛之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畧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為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遥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家屬于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趙甡

之遺史但牲之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按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秘閣權州事建炎元年五月升直徽猷閣知相州即此人也澶相之陷當別求它書各繫本日　按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

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兵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澶淵時河北紅巾甚衆行

可等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云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于壽寧寺會要云建炎二年不饗廟按此月壬寅手詔云逮祖廟及壇夜氣晏溫風霾澄霽是則先廟而後郊明矣今從日歷但日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

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陜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于行宫常朝殿　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静軍承宣使煥常為上言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黄潛善汪伯彦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于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强敏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李彦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賞給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

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緜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

上自常朝殿用細仗二千人詣壇行禮中興聖政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宋之舊嗣守神器適歲當郊祇見于皇天后土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陰凝翳震于朕心罔燭靈旨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霾澄霽迄用成禮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全安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言達于予聽必忠必誠毋奪于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者暨爾百僚有為有行其必曰毋傷于民毋害于國中國爪牙之臣敵愾戡難毋貽名節羞軍民戰士咸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終為暴　臣留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懼菲德弗獲顧歆覿緐陰凝翳震于朕心其為小心翼翼至矣蔵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霧澄霽迄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懐多福厚矣馨聞于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益恐懼脩省下詔自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矣故能坐收三紀乂寧之功用傳于聖神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哉

武功大夫達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葉濃之功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

兩與薦送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利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于行宮門外內

侍以聞捕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為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右臂刺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蘄州人嘗見有認富家為父者所得甚厚意欲效之雖加箠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為實真狂人也乃釋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學士院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上之享廟也祕書少監林遹讀祝文而失于恭恪遹汪伯彦客也臺諫欲論其罪黄潛

善遂擢邇為起居郎既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此事日歷全不見今以張澂劾潛善等章疏修入澂章疏無邇名按秘書省題名邇今年十月自少監除左史而後省題名無之蓋未上也然朝獻失儀當在十一月拜郎時題名云十月恐誤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為工部侍郎此事日歷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分析致仕狀修入陝西安撫司都統制卲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既為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廸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于知滄州劉

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為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按宋史作贇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曲端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襲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績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載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

此三事作二年按三年九月長安已陷而綸碑乃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為不軌實甚誤矣其實戰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按宋史作葢進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秘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為所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渡河其前軍准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其衆千人降于東京留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為潰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為將

十有二月按是月辛亥朔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于奉國寺日歷在壬子今從熊克小歷趙甡之遺史云傅拙直不能曲奉內侍故多譖之熊克小歷云傅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韓世忠張俊皆出其下按淵宣和間已為大將傅雖世家然自小校拔起非惟忠淵比也今不取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從之令尚書省立法按宋史繫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

彦深罷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鄰州編管時言者論彦國本屠沽飲博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與趙子崧締交結黨以覬時變挺素無行檢事佞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没挺與秦湛輩縞素延客自稱義孫則所養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覬朝廷正綱之罪心懷忿恚神識如癡望併賜罷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觀子也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覿張澂討論常

平法事顧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歛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還常平司糴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還糴本在三年正月庚寅今併書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日歷繫此但日歷于去年十一月癸亥亦書此事蓋重疊差誤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論者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攻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

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之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郎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匝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柬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柬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偽豫傳增修趙甡之遺史云李成侵濟南府界擾于外邑濟南堅守拒城求救于滄州劉錫會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來矣即

不為守禦備閉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按此與諸書不同疑得之傳聞熊克小歷云尼瑪哈遣人啗豫以利豫遂納欵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豫傳削尼瑪哈名庶不失實豫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己酉按汪藻撰郭永傳云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當在此時但未知的日耳日歷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權邦彥敘官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救奪得出奉聖旨疾速發赴行在或是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旨亦未可知今併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来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賫赴行在毋得抑配

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一月戊申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

者無唯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為砲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為詞遂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

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瞋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絶宗維惡其言靡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即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為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

治精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勇節　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啟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

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號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丑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

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謝此據伯彥所進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畧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黃所不悅繼與潛善同相則心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事因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尚書左丞顔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廵檢使劉光世加檢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為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賓忿怒不平御史中丞張澂劾賓本綱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即於經筵留身除用偶後它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攻青州

乙亥承議郎吴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黄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既得兖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為寨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于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為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澂薦也澂言偽楚時有自列卿而為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

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謩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為人願賜褒擢庭秀先嘗為臺屬去故遂擢用之 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曈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禄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秘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按宋史深昂並分司進昌軍徽州居住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

住耿南仲再責本州别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卒之叛昂不縁君命自知杭州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

卒于吉州日歷深昻責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責命今從熊克小歷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横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無遠畧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説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欵我師上以

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筭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請以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

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别疏論金人侵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敵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

務付之都司六曹潜善伯彦滋不悦乃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即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為敵騎且来而廟堂晏然不為備浚率同列為執政力言之潜善伯彦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賛軍事與頣浩教習河朔長兵

浚叅賛之除日歴不見平江記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歲次己酉 金太宗晟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是日賊貴仲正引兵犯岳州 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于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臯山之北深溝髙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

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揺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責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路允廸簽書樞密院事　太府卿程邁為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

誨與其副朝奉郎王䁥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録烏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䁥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録云使還除知楚州亦誤誨知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閭臯與小教頭張成率

衆據濰州阜自為知州以成知昌樂縣紹興六年二月二日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歷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置衙則其死蓋在去年當考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氊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冦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偽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　懐遠軍

節度使檢校太保按宋史作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疊按史作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裒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人使金乃名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吳德休副

之是日上諭宰相黄潛善草二帥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来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来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輟行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彦仙即以興知虢州興起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涞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

毬表出之以為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日時以此為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以洪皓松漠記聞參修皓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按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斡里雅布已即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但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晟以為疑耳今畧刪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用湯

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為六軍成外黄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為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為留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御園善屯于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将岳飛桑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

軍皆潰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来援官軍大敗李寶為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甡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守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歷

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脩撰福建路轉運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三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

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　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衆為禦敵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揺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為魚肉今百辟皆言强弱不敵臣願廟筭先定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敵之資申飭諸将訓習强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

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户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為難今視去冬又為難矣去冬金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

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絶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名募仍命大將與帥参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乗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

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縁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徳魏而遊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入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栰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絶

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揺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决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揺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

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羣臣奉詔論邉事者黄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輙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摇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澂劾黄潛善等䟽修入䟽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一日也朱勝非閑居録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黄相約諸政曰六宫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即畢情不安勝非所記與澂劾䟽全不同日歷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

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户口富饒煩公為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皐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皐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遺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濵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濵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衆甲遂闔扉不納而縋

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因之　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為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皐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皐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来為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巳

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
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絶乃命諸軍束裝翌旦善鳴鼓進
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溶金汁灌之焚其天
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族鵶頭變
白乃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
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頳昌府直寶文
閣郭允廸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㝢
善金遣味道以旗榜招之昌㝢既見味道使人探其橐

中得金櫢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于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

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　是日

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據復家乞恩澤狀云正月二十七日　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

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侯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興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節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于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

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也質明覺之奔于沭陽世忠在沭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克小歷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馬按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今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

後軍

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衆自此輔逵聚衆於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寛而去（此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寛家自陳狀修入狀云陷陣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祓（案祓字宋史作跋）從軍在淮陽為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寛遵勗孫祓清臣子也（呂中大事記曰）金之至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薛志行滄州之劉

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已酉金人侵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黄潛善汪伯彦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氊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閤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

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謹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源事並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兵至泗州近境瑾引軍南走貽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鬬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黄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録修入熊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戶部尚

書葉夢得即具舟檝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户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彦以所部從六宫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鬬志未至淮即

潰　金人以支軍侵楚州守臣直秘閣朱琳具欵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寳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　閤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　是日揚州城内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黄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為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為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内侍鄺詢往天長軍覘
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
御營都統制王淵内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
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宫人自大内星散而出城
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黄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
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
人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
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劒刺殺之時軍民

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為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鍔南城人唐俊唐傅兄也熊克小歷作大理卿黃鍔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商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歷又日歷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為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

質成都丁記云黄聖微為給事中金人絶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微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邇迫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微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茍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為所執聖微竟死朝廷後知之䘏其家甚恩聖微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令附著于此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定所在吕頤浩張浚聨馬追及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劒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

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瑴請幸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瑴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黄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吴㚟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洲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樓下縱火城内烟焰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儲為金人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為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即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

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歷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舳艫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為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閘盡膠泥淖中金取之如拾芥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貂皮自隨卧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語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㒟為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㒟同寢上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㒟仲維子也商恭肅王生韓榮思

王宗鍔韓王生鎮海軍節度使仲維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于江中中興聖政張匯進論

曰尼瑪哈至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

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為敵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按滙全論見是年十二月己丑此係節文

癸丑金游騎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沉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洲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為敵所驅遂失太

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廵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何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悞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十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黄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吕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户部尚書

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同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葢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旗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

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出掠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洲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此以三月十六日鄭瑴劄子修入瑴疏稱內侍陳悚動之言即時南來瑴時為諫官當得其實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

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堦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聽事並立堦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

文字即上馬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遞此除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宫祠狀修入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淛制置使先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淛江南軍馬尋又改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

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留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淵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洲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上離鎮江日壓在癸丑熊克小歷在甲寅按朱勝非閑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梓勤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　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

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於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餘人自邵伯鎮往泰興後為薛慶軍者是也趙姓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銜云東南道都統貝勒東南道副都統貝勒東南道都監凡三員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秘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

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此據孫覿撰李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歷不載建康題名在令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旗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敵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

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容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鬬因入城焚掠紹容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為灰燼久之贈紹容大中大夫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熊克小歷載瓊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誤龔頤正中興忠義録云紹容以守城為金人所殺蓋會要之悮而頤正又因之曰歷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容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從不從反留亡夫不肯放出亡夫嫚罵誓不負國遺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龍圖閣學士王賔自揚州輿疾從上南渡遂卒于鎮江

六月丁亥

降旨賻恤

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歷丙辰次無錫縣令從日歷及巡幸記）縣令任讜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奬　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于朝黄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三年章疏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真州靳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忞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爲州民

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子忞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于望江橋下燔甲葉以貼其體然後臠而食之子忞子諲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胄御黄袍侍衛者皆有生意

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從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宫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為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葢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廵于東也臣固甞三次以建康為請葢倚山帶江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

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
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
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
對歷陽牛渚對横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
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
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
為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為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
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為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

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為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侵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為念屈節

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亢賫降書詣軍前植降旗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楙弟也　武經大夫閤門宣賛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為刼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攘非

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閑居録趙甡之遺史維揚巡幸記參脩遺史稱進及淵于呂城鎮淵數其罪收斬之日歷亦稱淵斬進于馬前皆與閑居録不合然閑居録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歷在甲寅熊克小歷在乙夘閑居録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按勝非以初八日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閑居録載進自詐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濵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于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為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黄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刧葢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據閑居録日歴稱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控扼等事葢後來所降省劄也）勝非再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上

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
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
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
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
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
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閑居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歷及張浚平江錄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閑居錄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郎劉

俊民為秉義郎閤門祗候初上聞金人尚在揚州募能
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偽上已
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欵遂使持書以往賜
賚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黄
潛善汪伯彦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
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藁在李綱家遂
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秘閣元亨與其兄中
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録用太學博士廉

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趙甡之遺史云募使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仲願行與日歷不同恐甡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歷但日歷載此事於初十日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自不與此議胡安國劾蹟何為以邦昌事責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增入是日金人陷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遇葛進退兵乃知青州尚為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

家臺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錫已見元年六月己酉金兵至城下通判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上次秀州　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為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　詔通判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秘閣知鎮江府　右文殿修撰

知揚州黄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為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州覊管願覊管本末日歴不書但今年三月鄭瑴論錢伯言章疏中畧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吕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于内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惟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

思正統之熊克小歷頤浩除命在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臧梓勤王記梓所記又云聖訓丁寧巳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卿可總兵屯于鎮江益二人非同日受命梓記頤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頤浩受命在壬戌而頤浩奏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歷不同按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巳至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是以差誤今姑從日歷

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托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慮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

已

汪伯彦時政記云黄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致悮事按伯彦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見之明然不知俊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為沿淮防托自池州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平為沿海防托自太平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畨運綱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户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間道之

杭州至是來逐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侯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歷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為升暘宮葉夢得為上言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于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薦黄羅褥舊制御膳日

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聞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却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閤門宣賛舍人石贇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即縱

火自焚其家人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畧盡嶶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嶶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嶶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嫚罵不已金人怒持刃刺嶶言嶶言罵不絶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徳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嶶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

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翊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嶶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于行宫降詔罷巳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潤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宫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　宰相黄潛善汪伯彦門下侍郎顔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

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彦之奏畧曰雖世忠控要路于淮徐而范瓊頓勁兵于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痾所纏不能容志而慮致鑾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詔不許 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浚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膚敏試尚書刑部侍郎 集英殿

修撰知宣州侍其傳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益黄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十一月丁未放還

呂中大事記汪黄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東歐陽澈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虚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

中興聖政一日進呈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葢當大有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衆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跖雜售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睿鑑英接之榮是其所以為全盡也唐陸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真贋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

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真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真可為萬世之訓也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　宰相黄潛善汪伯彦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于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脱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即再伸前請必兾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冦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

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　詔應緣金人曾到州軍逃避守貳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為親衛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誨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　武顯大夫文州刺史幹辦御輦院潘永嘉罷　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擐甲

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　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

琪遁去舜陟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廸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五鋪以使臣一員涖之一季無遠滯遷一

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吕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
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户部尚書葉
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
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
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　樞
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　吕頤浩劉
光世移兵屯瓜洲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

遣甲士數十人按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于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留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已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黄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彦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䟽劾潛善伯彦大罪二十大畧謂潛善等初無

措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宫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舁致傾揺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

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
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為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
澶濮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
俱受偽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為相時致位
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
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
臺抄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
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

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户部為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為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堠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為真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為八座遂進樞副伯彦之客為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

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廸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

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呂中大事記

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而黄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茇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黄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黄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内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黄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耶澤為汪黄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耶綱罷而汪黄相于内澤死而杜充繼于外天下事一變

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志行綱去則澤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尼瑪哈退舍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黄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瑴言陛下南渡出于倉卒朝士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儁多避地于此望下此數州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

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官資姓名申尚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厄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刻刷民匠赴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為例　尚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脚三嶺為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翿措置千秋嶺外乃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説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尚書水

部員外郎詹大和措置襄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佑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𤩽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脚嶺宣義郎王㬚充統轄官控扼常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糧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匹兩為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說㬚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大和已見元年正月既而以子𤩽直秘閣知秀州大和直秘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大和乞致仕許之大和除淮

漕及致仕日歷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大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

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四年四月乙未可參考　門下侍郎顔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便所有執政官張益

設猊座欲權暫撤去俟回鑾日如舊從之　江淮兩浙制置使吕頥浩聞敵退渡江至真州收榷貨務錢物

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刼掠而去　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掠推錢糧官裴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趙甡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楙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還謫按日歷不見班行遣紹興元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

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宫得旨候任滿日再任十二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管則楙開有請當在此時㸔之少誤也　按北盟會編班兄楙弟開

壬申呂頤浩遣閤門祗候陳彦入揚州　詔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並罷用尚書左丞葉夢得奏也　觀文殿大學士黄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宫汪伯彦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尚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為吏部侍郎　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開説補授因依竢事定日依舊

癸酉斬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即聽命許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沭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

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為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釜大名人也

甲戌黄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浚平江府節制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

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仲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仲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既又贈仲直龍圖閣仲贈職日歷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五年正月仲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内前銜修入命尚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歩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

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収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于國體或有益于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至意　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俟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後殿引三班　直秘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

八千匹有竒民力凋弊乞减其半上覽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顔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减二萬八千匹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吴江行在録云俊領兵把臨吴江軍士怨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卻令再往招集軍衆繫此事于二十七日丙子令附見此朱勝非閑居録云臣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後來王淵歸卻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按日曆及諸書俊乃上未至杭時遣戍吴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吴江也今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

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為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為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省使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瓊為御營前軍統制瓊表請幸西川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圍

安邱縣築外城守之　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逵韓京數人而已逵後隸韓世忠軍為押火沭陽之潰逵聚卒得數百人擾于淮河之南北及是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黄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㝢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于確山連亘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絶以其衆

多故號張莽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

趙甡之遺史云用至碓山下令不得攻城遠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